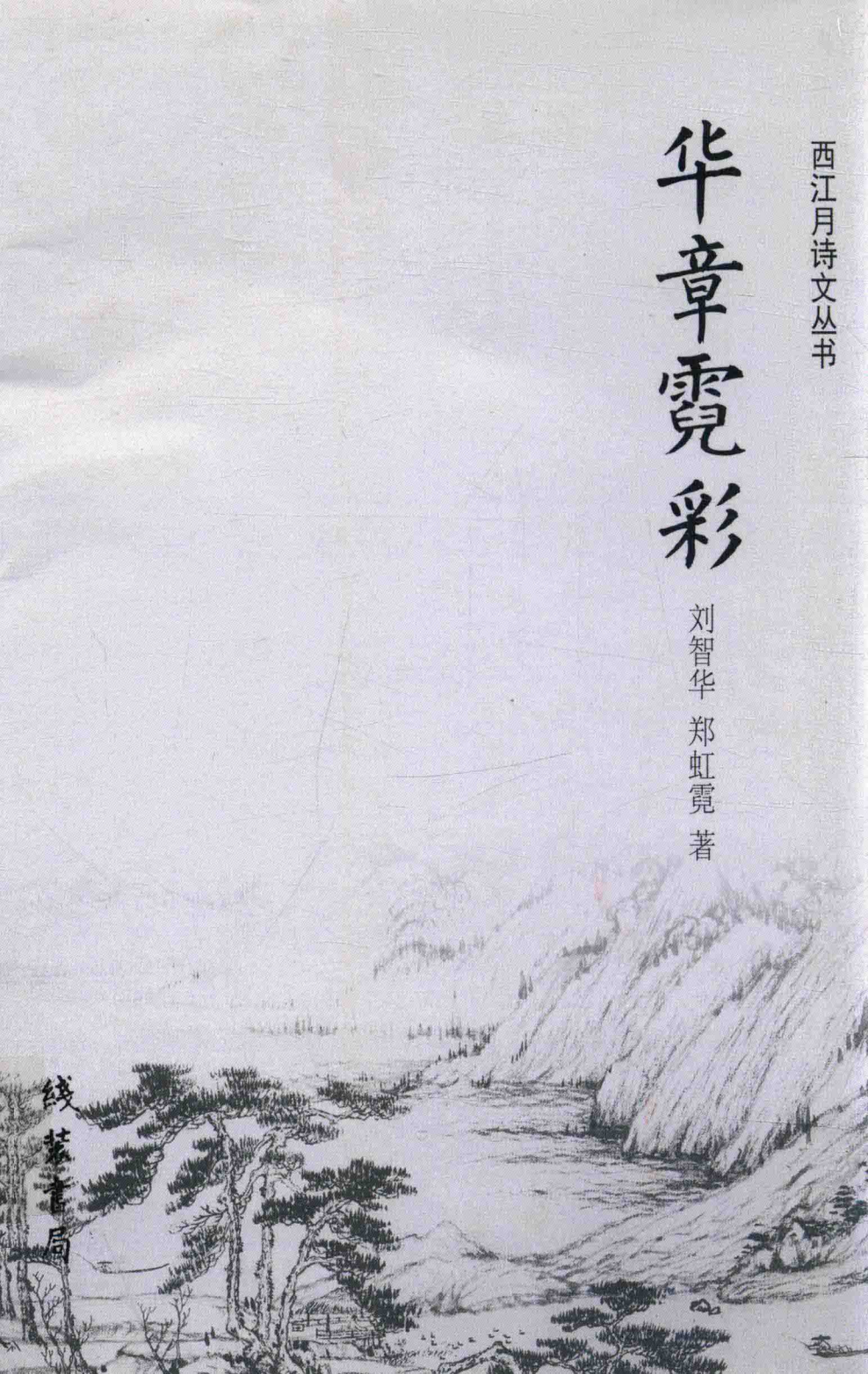


西江月诗文丛书

华章霓彩

刘智华 郑虹霓 著

线装书局





華身電羽



鄭虹霓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章霓彩 / 刘智华 郑虹霓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14. 6

(西江月诗文丛书 / 胡迎建主编)

ISBN 978-7-5120-1440-4

I. ①华… II. ①刘… ②郑…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9172 号

华章霓彩

作 者: 刘智华 郑虹霓

责任编辑: 李津红

装帧设计: 张 廉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5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300.00 元 (全 9 册)

总序

胡迎建

经过近一年的绸缪策划,《西江月诗文丛书》终于以大致整齐的面貌面世了。九名作者分布在江西、安徽、湖北、河北,以教师、教授、文艺工作者居多。众人栖息于精神家园,以诗词为第二生命,将大半生呕心沥血之作留存下来,力求为这个时代留存些印记,为平生志趣写真,庶几或有马一浮自信之语:“吾非欲以此博诗名作诗人,欲稍存变风变雅之意,为天地间留几分正气耳”(见《马一浮集·语录类编·诗学编》)。

年过八旬的吟坛老将朱长发先生秉笃朴之性、纯真之情,或登临山水,逸兴遄飞;或徘徊古迹,凭吊生慨;闲时踏青,格物明理。深心托于毫素,高抱及于风云。诗中有美有刺,风调峻奇,渐臻纯青之境。

李国玺的五绝简炼古澹,七绝婉畅绵丽;词以小令居多,宗北宋,清丽婉畅,然亦有时代风貌之写真。

余慧生女史作诗取境必真,敷旨必畅,深婉澹远,得变化迷离之境。有寄托入者,能弥满,能感发;无寄托出者,能空灵,语如弹丸之活。宏畅跌宕而非哀怨,见其灵襟之不滞。或遁丽或清幽,寓创新于稽古之途,托遥深于嶽奇之垒。读之如晴晖入窗,冰瓜解渴,躁心入定也。

贺银燕醉心山水,诗集中以山水诗居多。挥洒淋漓之笔墨,抉取山水之灵秘。工布局,善设色,点染如画。融拗峭于淡雅清远,戛戛独造,自然高华,其中尤以排律见长。

徐人健诗,豪健俊爽。关注时事民瘼,随兴生感,随事而发;

或写景抒怀，感悟山水，眷顾亲人，更有古今兴亡成败之感慨，哀乐无端。读之如听秋江涛怒。

朱胜芳女史三馀学诗，低吟高咏，或咏物寓意，或即景遣兴，或登山临水，其主观情性与客观物象相摩相荡，遂能意内言外，清真蕴藉，见其情想无碍，活泼不滞。

邓木林曾为军人，后入政坛，然不改诗人气质。或畅游东南，北上幽燕，更远游东北，获山川之助，西藏风情，亦入奚囊。不仅写大漠莽苍之境，更能点染旖旎江南之景。旷其趣而孕其奇，发其义而宣其理。家国之思，生态之忧，无不萦怀而沥血为诗。有时语似白话，而真趣朴茂，独饶风韵。

年轻博士郑虹霓，将其母刘智华作品与己作合编为一册。智华女史诗，大气恣肆，奇丽而不似闺秀诗之纤巧；虹霓之诗空灵娟秀，或发幽思于深林，或尚友于古贤先哲，或与耆宿、词友相吟唱，莫不独抒性灵，鲜明妍茂，洗炼缜密，尽得风流，如睹莲荷浴水而亭亭玉立。其词尤见婉畅，如珠走玉盘。

诸位作者皆以馀事作诗人，摄物象于笔底，得古今之体式。虽取途各异，而神蕴超迈则一。力争有新体验、新意境，锤炼新词语。积数十年功夫，遂别臻一格。盖尚格而主变，尚法而重悟，识者当循其体格声调以求其兴象风神也。略举数端，聊抒所感，惭不能评章切当。当今诗词虽不能斡旋世运，鼓动伦类，然决非小道，大亦可以觐国脉气运。我曾有诗云：“诗关国运传千古，笔绕风雷雄万夫。”联袂而辑为丛书，亦可谓因缘际会。幸得诸位鼎力相助，尤其余慧生老师为我分忧解难，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丛书的编辑出版，倘非众人理解，同舟共济，或恐是功亏一匮的。

谨记于南昌市青山湖畔湖星轩

时在甲午孟春

序

徐 味

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不仅如此，诗意还是许多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的目标——倘若不把分行排列视为诗的唯一形式。古往今来，爱诗能诗之人，往往多是深于情而又不能已于言者。然而历史上，父子、兄弟俱为作家诗人者代不乏人，以我之浏览所及，却尚未听说有母子诗人，至于母女诗人，也是寥若晨星。究其原因，关键是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同，同时，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也有很大关系。古代自不用说，现代以来，女性诗人少于男性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母女二人的诗词合集，且不说品位、风格，即以母女二人合出一集之可喜可贺，已不待言。

母女二人与我都时相过从。犹记当年六安诗词学会成立，我代表省诗词学会应邀出席，于学会刊物上，首次读到智华女史诗词，眼睛为之一亮。会议期间，我由何晓明同志陪同，与智华初次会面，相谈甚欢。会后回到合肥，我便将其人其诗介绍给宋亦英、邹人煜诸诗家。虹霓其时方入大学，后眼见其由学士而硕士而博士，今已执高校教鞭，为教授矣。母女二人，女儿教学著述为其本职，本着不仅知其然还要能知其所以然之宗旨，知、能并重，研究与创作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母亲业医之余，也不辍吟咏，不仅济世活人无算，而且诗囊收获颇丰。

“文似看山不喜平”，诗贵我手写我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一个人写诗，必须是有话要说，必须是有自己的心里话要说。否则，言不由衷，优孟衣冠，可以演戏，不必写诗。题材选

择或因受个人经验阅历和喜好所限,不可能都要求非重大不可——自然也不是越琐屑越好;但表达的思想感情则越真实越可贵。思想对与不对也许会因人而异,莫衷一是;感情真与不真却绝对有目共睹,无可争辩。从诗词集中可以看出,母亲于社会现实、自然风光颇多关注抒写,女儿则对世事人情、咏物寄托更喜用心。这应该与阅历有关,也与生活的时代有关。毕竟母亲的生活更丰富,而女儿则要单纯得多;母亲生活的时代更严酷,而女儿则要幸福得多。但不管写什么,母女二人都是用心在写,用情在写,毫无二致。

诗词作为文学品种之一,肯定要讲究写作技巧。历来诗家以诗话词话形式所言甚多,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之后,借鉴发挥之说更是蔚为大观,母女二人都已耳熟能详,加之虹霓又以此教授诸生,更当了然于心。积半世纪创作之甘苦,我以为,诗词要能深入人心,传之久远,总得信守一个基本原则,那就要“以浅语写深情”——用人人人都能听懂看懂的语言,写出自己心中独特的真实情感,而这感情应是与普通大众息息相通的。但要真写出这种诗词,不是一味讲究技巧就可以的。过于追求技巧,很可能会以文字的艰深掩饰思想的浅陋和感情的苍白;力图置于唐宋人集中几可乱真,反倒容易走进以制造假古董为乐的死胡同。母女二人均娴于诗艺,希望更能直面人生,勇于担当,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悲欢,写出更多更好为人民喜闻乐见、富有时代气息的华章。

女儿虹霓青春正富,母亲智华诗律方细。母女二人必能勇猛精进,取长补短,于诗词创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余虽年近九十,然犹望及身而见其大有所成。

是为序。

2011年12月1日于云水轩

序 二

邹人煜

安徽是诗词大省，古典诗词创作向来发达，特别是皖江这一带，不少老农都会写上几首。即使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已抛弃了这一传统瑰宝的时候，安徽依然诗风很盛，老年大学、网络上都出现了不少新秀，我这里所指的新秀，不光是年轻人，还有中老年人。其中不乏佳话，母女诗人就是佳话之一。就我所知，安徽就有新、老两对母女诗人。老的一对是宋亦英与她的母亲刘素，新的一对是刘智华和她的女儿郑虹霓。老的这一对这里就不说了，过去报刊都介绍过，这里只说新的一对——刘智华和郑虹霓。

我认识她们是经徐味兄介绍的。刘智华是六安的一位医生，第一次见面时，虹霓还在念大学。有一次，我在《安徽日报》副刊上见到一篇徐味与郑虹霓合写的文章，评论我的诗集《姜斋杂咏》。文章写得颇有才气。我随即打电话问徐兄，虹霓是谁，老徐当即介绍了她的情况，一并介绍了她的母亲，说她的母亲特别爱好诗词。我这才知道她们的大概。不久，老徐就带她们母女来见我，我们一见如故。我特喜欢虹霓，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文化底蕴，将来必有出息。她母亲很自谦，说她做诗是业余爱好，但她从小苦学苦练，在六安诗词界已颇有些名气。

从那以后，智华就常常寄诗给我，看中的我就推荐到《安徽老年报》发表，这就更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不但当地诗刊，《安徽老年报》上也常常见到她的诗词。她进步很快，过去个别字句还要改动，现在已毋需编辑加工了，写的诗词也如她的女儿虹霓一样，越来越漂亮了。我比较喜欢的还是她贴近生活之作，如《临江仙

·疫区日夜》(“金锁重门人寂静,倚窗遥望星空。车流不见悄无踪。突遭‘非典’,频报警时钟!医护不伤离别苦,并肩抗疫情浓。全民上下一心同。最终赢得,康健笑东风”。)还有《梓树情》、《送女儿虹霓入高校》、《罹车祸》、《南柯子·忆儿时》、《江神子·沉痛悼念徐味吟长》等等,都使我感到真实而亲切。

至于虹霓,那是另外一种诗风,她的诗词有灵气,如《虞美人·咏菊抒怀》就不同凡响(“故园又负重阳约,双鬓西风掠。那时篱畔点晨星,报道南山先放一枝明。倦游不恨霜天月,总把愁容阅。恨它蛩语助清寒,翠袖盈香无寐对更阑”。)她的小诗,有的耐人寻味,比如《自合肥九狮苑宾馆早行至省委院内》:“徜徉小径恋葱茏,似水繁华过眼瞳。旧日垣墙浓淡改,晓来楼下听悲风。”还有《读〈万历十五年〉》(“少年天子志踌躇”)不像年轻人的作品,说明她不仅擅写诗词,对历史也读了不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学士了。其他如《咏粉笔》,写得亦有趣味,有寓意:“一身雪白不染埃”,母亲智华亦有相和之作,难分伯仲。她的小词,亦有蕴味,其中对母亲的思念,写得声情并茂,很是感人,不乏佳句:“记得书灯分照里,阿娘说与雕龙意”、“似箭归心怨路长”,等等。悼念徐味老的诗词,母女俩都动了真情,母亲的“水逝云飞失怙神,捶胸顿足哭斯人”,女儿的“暖霭初回人竟去,剩有伤心无数”……真挚地表达了她们失去良师益友的悲痛心情。

我是个职业新闻工作者,却爱杂文和诗词,这恐怕与幼年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从小在私塾里,老师天天令读《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还有唐诗宋词等等,亦教格律。后来忙忙碌碌,杂文因与业务接近,始终未丢掉,但诗词则相对写得不多,写出来也是杂货店。老徐称我“独树一帜”,我愧不敢当。所以为她们母女合集写序也未必准确,但却有情意与厚望焉。一望她们母女不懈怠地写下去,千万不要丢了中华民族的瑰宝,二望她们各

自另辟蹊径。如袁枚引北魏祖莹所言：“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我亦以一首论诗的绝句相赠：“学步邯郸究可哀，众长博采是高才。古今中外为吾用，明月清风任剪裁。”母女联璧成佳话，望继续流传下去。

自序

郑虹霓

半个多世纪之前，六安与霍山之间交通还很不方便，风雷雨雪，道路泥泞，步行回去要两三天，现在听母亲说起，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在那样的年代，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孩，如何能坚持学习，不断寻求机会，终于走出大山，依靠自己的医疗技术于城市里安身立命。不可思议的还有，在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在六安市民中渐渐有了名气之后，人到中年了竟然又学起了诗词写作，奇迹就这样不断地被创造！在翻阅母亲的诗词作品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难忘的镜头：伏案夜读的灯光，日历纸背面密密麻麻抄写的唐诗宋词，山川胜景前沉思的身影，风尘仆仆为老区诗词振兴奔走脚步……

母亲自幼丧父，家境清寒，是由出身县丞人家的外祖母启蒙的。外祖母常在晚上点一盏梓油灯，从蒙学课本入手来教母亲认字背书。外祖母不仅仅教育子女读书识字，更注重为人处事之道。母亲的正直善良，乐观进取都来自外祖母的言传身教。

母亲上过夜校、小学和中学。因家境困难，初二时自己退学报考了卫校，从此走上医疗卫生行业。而学习中医，背诵医古文和汤头歌诀也为她后来学习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母亲一向学习刻苦，学中医理论，一级一级的晋升都需要考试，在繁重的工作与家务事之外，她利用一切闲暇复习应试，终于在同龄人中很快评上了高级职称。学诗词亦然，《宋词三百首》、《万首唐人绝句》等她都曾选录过。

母亲最大的爱好是旅游，她的纪行诗词不在于重现山水之

态,记录旅游的足迹,更多的是表达对祖国河山的热爱,抒发自己的欣喜之情、豪迈之情。如《船头赏景》:

大浪船头我最先,青山带水淡如烟。

扶栏笑问长江水,日夜奔腾几万年?

在她的诗词中倾注了对故乡一草一木的留恋,如《题霍山六万晴霞》、《霍山睡美人》、《霍山古佛堂梭子桥》、《江神子·故里春天》等。

母亲从医多年,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予以关注。作品关注时事,抒发了爱国热忱,如《江城子·喜庆香港回归》、《浪淘沙·庆北京申奥成功》等表达了对国家昌盛的期盼与歌颂。《踏莎行·赞山村邮递员王顺友》等讴歌善良美好的普通人。而对影响社会发展的丑恶现象,她常常义愤填膺,用笔墨去声讨。如《鹧鸪天》(极目天高不可寻)慨叹某些特权阶层不顾人民生活,只知寻欢作乐:“红楼酒宴狂歌舞,谁听鹧鸪陌上鸣!”《烈士陵园纪事》呼唤以行动来缅怀先烈,告慰英灵:“岁岁清明人祭扫,空文满纸对长天!”

母亲一生多历苦痛,尝尽人间甘苦。打我记事起,父亲就长年卧病,后于1983年岁暮撒手人寰,家庭的重担就这样压在母亲的肩上。多年的劳累,使母亲的身体也多方面受损。年轻时从肺结核、肝炎病中挣扎出来,1989年又遭遇一场车祸,卧床一年多。不久又患上胸椎结核,到省里治疗。后来又患上胆结石,并于1998年动了手术。最近几年,母亲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主要是心脏和血压方面的问题,但她别的都不在乎,最烦心的就是眼睛问题。因为血压的原因使得眼睛视力出现了障碍,她那热爱读书的习惯遭到了挑战。这时,她不禁想起了当年省里老诗人宋亦英老说过的话,宋老晚年也是为眼疾所苦,最后一本诗集的跋就反复说,希望朋友们多提意见,好趁自己眼睛还能看见的时候去阅

读。于是，母亲一改过去敝帚自珍不愿示人的想法，决定整理一下多年的作品，希望得到旧友新知的指教。近二十年来，母亲创作了二千多首诗词，陆续发表于《中华诗词》、《江南诗词》、《安徽吟坛》、《安徽老年报》等报刊，受到很多老先生的高度评价和鼓励。总体来看，诗词二体，她尤善词体，或许词之长短句形式，抑扬有致，更便于表达她心中百转千回的情感。对于词体，慢词与小令她也都尝试写作，相对来说小令更佳，因此在词风上主要与北宋诸家相近。从作品中涉及的花卉来看，她对菊花、梅花格外青睐，多少带有易安词的影子，在做雪凌寒的梅花身上凸显了母亲坚强的性格，诗词中或委婉道伤悲之情，或淋漓写豪放之志。如《清平乐》：

东方欲晓，春意偏缠绕，坠叶纷纷声更恼。闲恨闲愁多少！

可怜风折梅花，断肠悄对窗纱。暗叹年华似水，谁知梦在天涯。
写对青春年华的追忆，婉转凄恻，低徊无限。

她总是笑对人生，顽强地应对一切困难，诗词中也从不啼饥号寒，而是尽力展现生活中的精彩与喜悦，在《千秋岁·小院梅花》中“笑对枝繁茂”，讴歌“山河丽”盼望寒尽春来。在咏梅诗词中大约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篇了。经历了半辈子苦难，总算苦尽甘来，儿孙满堂，差堪自慰的是儿女都能自食其力，且多少也传承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包括孙子辈都耳濡目染了她对文学的爱好。

母亲热爱生活，在诗词中既记录了天伦之乐，写下平常家庭的乐事，也记录了对友人、师长的敬重。她珍视文字之交，也念念不忘虽一字不识却曾雪中送炭，给过我们帮助的城郊农民黄胜英，为此写下了数篇诗词。

母亲是安徽诗词学会、太白楼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老会员，也是本地诗词学会的主要发起人，现为《六安诗联》的编委。多年来不仅自己热爱创作，也热心于地方诗词事业的振兴，结识

了不少各地的诗友,被誉为“六安的李清照”。论起对生活的热爱,对苦难的超越,她或许是可以与李清照相比。不过,母亲还是比易安要幸运,一是生逢盛世,能以彩笔歌咏新时代的发展;再是新社会有更多与诗友交流的机会,本集的编辑出版正是来自很多诗友的鼓励。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一个小环境,母女都喜好诗词。虽然曹丕早就说文学之道,“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但我从小耳濡目染,倒是多多少少继承了母亲的诗词因子。

虹霓幼承闺训,癖好诗词,髫龄即诵读《千家诗》、《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像《古文观止》中的经典散文最初也是母亲持卷教学。最初,我喜欢围绕一个主题从诗词书籍中摘句,制作一些小卡片,有时候也仿写几句。上大学前后在寒暑假去合肥徐味先生家请教,诗艺逐步提高。安徽诗词界的老一辈中,对我关怀比较多的还有邹人煜、宋亦英等先生,他们关注时事、磊落为人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我。

从硕士到博士,我先后追随的两位导师程章灿教授和钟振振教授都是长于旧体文学创作的学者。特别是钟老师,招收博士生时,很看重诗词创作的才能。他不仅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而且开设了诗词写作课,课下也常和我们评赏当代诗词,交流诗词心得。钟门弟子多善于诗词,我们常结伴同游,诗词相酬。此外,我在网上开了诗词博客,进而受安徽诗词学会委托,参与了《安徽诗词网》的管理,因而结识了一些同道,这也促进了我的诗词写作。

也许是生活阅历所限,也许是受冰心的影响,我的诗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歌颂母爱,为母亲而写作。再说,我们母女情深,在文学上母亲于我亦师亦友。自我上大学以来,大部分时间和母亲都是天各一方,别时难舍难分,别后思念牵挂,相聚时,则常常是

交流诗词阅读与创作的心得,激起创作的兴致。大学期间创作的几首较成熟的词作都属于这一内容。如曾在《中华诗词》发表的《蝶恋花·春感》,歇拍写道:“草色转青眉蹙起,春来总怕春憔悴!”这后一个“春”字乃是寓指母亲,余生也晚,总是担心不能多尽孝道。母亲一辈子吃了很多苦,但她总是有一种寒梅傲雪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一切。

与写给母亲的诗词相类似的是一些写离别的作品,包括与师友之别,与爱人、孩子之别。多是情郁于中,不得不发之作。如,在南京上博士时,外子带孩子去看我,返程正是凌晨,我送他们走时秋雨滂沱,孩子久久捏住我的手,不肯松开。此一情景在《一剪梅·秋日言别》中复现。

总的来说,我更偏爱小令,习惯了那种精炼含蓄,语短情长。在念硕士之前我几乎没写过长调,硕士之后写的也不多。但念了诗词学博士后,随着对周邦彦、姜夔词作的研读,我逐渐领略到长调的好处,它有较大的容量,可以腾挪跌宕,写出婉转的情思。我曾有长调写与家人的离别,如《念奴娇·己丑近中秋》(水寒梧老),也曾以长调写一些重大的时事题材,如《燕山亭·观奥运开幕式》。

集中第二类作品是咏物抒怀之作,或伤春惜时之情,如《早春感怀》、《虞美人》(阴晴屡变东风状)、《忆王孙·己丑岁暮》;或感慨世事变迁,如七律《岁晚》、《戊子初冬》等。南师的随园校区,这座“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四季之景不同,更容易激发人的时序迁移的感伤,《早春感怀》末句“花开争次第,能不惜流年”正是因西山图书馆前春梅、玉兰、海棠次第开落而发出的感叹。如果说古代的女性更多的是伤春,那么新时代的我们既有家庭的义务,又有社会的压力,所背负的还有类似于古代士子的“悲秋”之情。与同门的相从相知既是人生乐事,但在享受这种快乐的同时,我也常

会兴尽悲来,所以《岁晚》的末句云:“今年乐事他年忆,北顾何人慰仲宣。”

第三类是一些读书或观剧杂感,如《金缕曲·观黄梅戏电视剧〈严凤英〉》,结合从有关书刊上所了解的材料,有感而发,表达了对一代宗师的追思之情。徐老曾对此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此外就是一些登临游赏、时事、节序和酬赠之作,这类题材容易大众化,我写的不太多,偶尔写作,则力求“诗中有人”(乔亿评韦应物语,以为胜于王维的“诗中有画”),写出自己的个性。如《访八大山人纪念馆》:

苍苔绿暗少人行,歌哭谁知不世情? W

出岫云还归大壑,泪痕漫逐墨痕平。

原是应同门的恳请,和她的作品。但却得到钟师的高度评价。大约是将议论以形象出之,比较含蓄,不像很多同题材之作比较直白吧。此外,还有一篇也是酬赠性质的作品《思佳客·谢同门华娜分享其友人所赠川茶“竹叶青”》,曾由钟师推荐到《中国韵文学刊》发表。《思佳客》即《鹧鸪天》,要出彩关键在于上阕的歇拍。上作大约正是因为对偶比较巧妙、切题而得到了好评。

对于时事题材,我常常是选取一个小的角度来写作。如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恰逢母亲节,两个内容叠合在一起,触动了我的情感之弦,写了《小重山·汶川地震周年祭》。

读博士之前,创作更多随意,而入钟门之后,钟师的高标准、严要求则使我对创作的态度渐趋谨严,在写作时力求生新,如咏雪词《点绛唇》(腼腆东风),以新的构思写常见的题材。

要想在诗词创作上更上一层楼,仅仅追求技巧当然是不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完全依靠书本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如何跳出书本,超越前贤,用传统的诗词形式反映当下的生活是我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水墨雪韵

郑金强 摄